论马克思的“自由个性”观

陈曙光　杨　洁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自由个性”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范畴。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思想意涵丰富:作为人的发展状态,“自由个性”是对“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的双重超越,是人的发展的理想境界;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自由个性”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自由个性”是自由的理想状态,是个性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以人为本”的完成形态;作为一种生存体验,“自由个性”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自由自觉的完美体验。“自由个性”的实现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正行走在通往“自由个性”的途中。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自由个性”的实现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走向“自由个性”的必经阶段。“自由个性”的实现不会终结历史的未来发展,历史不会止步于“自由个性”。在“自由个性”的目的地,便是人类社会向着未来出发的新起点。

关键词: 马克思人学;自由个性;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K 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6-0036-09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由个性”这一全新的哲学范畴。毋庸置疑,马克思首先是在社会形态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但“自由个性”概念意涵丰富,可以从多个维度来理解。

一、作为人的发展状态,“自由个性”是对“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的双重超越

马克思认为,从“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最终通往“自由个性”,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也是人的发展的逻辑。人的发展必须依次经过“人的依赖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最后达到“自由个性”阶段。①其中后一阶段以前一阶段为基础和前提,前一阶段的发展为后一阶段创造条件。

“人的依赖性”是人的发展的最初阶段,人表现为“自然的个人”,或者称之为“依附的个人”。这是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状态的定位。在“人的依赖性”阶段,“个人”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自然界和共同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具体来说,在原始社会,人不仅奴隶般地服从于自然界,也温顺地从属于“共同体”。一方面,人是匍匐于自然界脚下的奴隶。人们依靠自然、敬畏自然,盲目崇拜自然。另一方面,单个人为了保存自身,自发地结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天然共同体”。个人消融于共同体之中,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个人绝对地服从共同体的利益,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诚如马克思所言,“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②。

收稿日期:2017-08-15

作者简介:陈曙光,男,湖南浏阳人,武汉大学、中央党校教授。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 页。

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促使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然界的奴役,获得了对大自然的有限的独立性。这为人在客观世界中地位的提升创造了可能,也为人的主体性的萌发准备了条件。但是,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仍旧不独立,缺乏自主性。这是由“政治共同体”对个人的超经济强制所决定的。一方面,个人具有一定的政治身份,作为某一等级的成员而从属于“共同体”。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表现为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神或君主作为共同体的代表,具有无条件地统治权力。现实的个人身份固化,除了被迫接受等级依附和政治强制之外,别无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时,“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这是一种与他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① 这种“依附的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常常表现为禁欲主义,在精神生活中表现为蒙昧主义,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专制主义。② 另一方面,人的个体意识虽然产生,但社会整体意识始终是凌驾于个体意识之上的绝对权威,以至于人丧失了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在这一阶段,唯有牺牲个体的发展,才能保证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是早期人类的必然选择,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物的依赖性”是人的发展全面异化的阶段,人表现为“偶然的个人”,或者称之为“独立的个人”。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状态的科学定位。在这一阶段,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对他人的独立性。然而,这种“独立性”不过是形式上的“独立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对物的依赖”取代了“对人的依赖”而成为套在每个人头上的新的枷锁。在“物的依赖性”阶段,人的全面异化与人对“物”的依赖的确立是同一个过程。从人的地位上来看,人虽然获得了在客观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即人从自然的奴隶转变为自然的主人。但是,人却成为商品、货币以及资本等死的东西的奴隶,形成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人屈从于自然的对立关系,而是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最终走向了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类对其他物种的傲视和践踏,也导致了自然对于人类的报复。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人与人之间虽然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会关系,但是,从性质上来说,这种“全面性”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却是以人对“物”的依赖的确立为前提的。在这种物化了的社会关系中,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统治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实则转变为普遍的拜物性。因此,即便个人获得了对他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也只是形式上的。从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发展并没有带来与之相适应的个人全面发展。畸形片面发展成为个人发展的常态。这是由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在这一阶段,人的活动受资本逻辑的牵制,自由的是资本,而不是人。人只有在服从资本主宰的前提下才是“自由”的。一句话,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地追求自己目的的私人利益、无政府状态、自我异化的自然个性和精神个性的社会”③。

“自由个性”是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其实质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时期人表现为“真正的个人”,或者称之为“有个性的个人”。这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状态的科学预测。在“自由个性”阶段,每个人既超越了对于“人的依赖”,也超越了对于“物的依赖”,上升为社会的主人、历史的主人、自身命运的主人。也就是说,人不再是受制于自然界的仆人,不再是“物”的统治的奴隶,也不再依附于任何与人相对立的“虚假共同体”。这样的人,是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的统一,是自由自觉地行走于历史之中的人。在这一阶段,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而是形成了“人人为我、我为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71 页。
② 参见孙正聿:《孙正聿哲学文集·属人的世界》第 2 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324 页。

人”的社会关系,造就了一切“己”都在“他者”中得以共生的和谐局面。在这一阶段,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再对立,共同体的发展不再以牺牲个体的发展为代价,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再以牺牲他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在这一阶段,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每个人都不再受制于特殊的活动范围和发展空间,能够从事自主活动,能够自主地选择、自由地发展,能够为全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贡献力量。

二、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自由个性”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历史逻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视角出发,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五种形态,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五形态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之中,马克思从人的发展的视角出发,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种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②这是“三形态说”的最初理论表达。“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补的关系。它们都有各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都是马克思对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是人类社会无法绕开的历史逻辑。

“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大致相当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阶段涵盖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人类历史越是往前追溯,人对自然界的依赖程度就会越高,人的自由也就越少,个人必须依赖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否则就无法生存。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人的依赖关系”呈现为奴隶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到了封建社会,这种关系转变为农奴对领主的依附,个人总是不能自己代表自己,总是需要有一个外在的主体来代表自己。

“物的依赖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即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表面上,各个人要比先前更自由些,“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③,受制于物的统治,在“物的依赖”中“再度丧失了自己”;表面上,各个人看起来也比先前更独立些,事实上不过是个人可以“独立地”“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自由得一无所有”。④然而,相比较于第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⑤资产阶级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推翻了封建统治和专制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少部分人压迫和剥削绝大多数人的虚假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发展并不能扭转其必然灭亡、必然为更加美好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命运。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异化的基本事实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马克思在展望未来新社会时,提出了“自由个性”的新阶段。

“自由个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最高级的社会形式。从实质上来说,它是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是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2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5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0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9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6 页。

类社会的理想形式,到那时,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社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社会已经完全超出了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人类社会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其第一阶段,“自由个性”是其高级阶段。社会主义不管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还是在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方面,当然还达不到“自由个性”的高度,但是不经过社会主义阶段的凤凰涅槃,就不可能达到共产主义的彼岸,就不可能实现“自由个性”。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通往“自由个性”的必经阶段。从理论层面上看,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从现实层面上看,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还是一个生成中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社会。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挑战和危机,这是人类通往“自由个性”阶段、过上诗意生活之前必经的苦难。唯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是人类通往“自由个性”的现实起点。“自由个性”的实现意味着“人类史前时期”的结束以及真正“人类史”的开启。

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自由个性”是“以人为本”的完成形态

“自由个性”概念具有深刻的价值观意蕴。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又是一种价值目标,它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自由个性”为最高价值。“自由个性”在理论上实现了对权本位价值观、神本位价值观和抽象人本主义价值观的超越,在现实上实现了对社会主义人本实践的超越。“自由个性”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是人的自由的理想状态,是个性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的发展的完美样态,是“以人为本”的完成形态。

“自由个性”摆脱了君权和神权的奴役,是对封建专制主义价值观的否定。尽管封建社会的开明君主和进步思想家也提出了不少“以人为本”的口号,但口号是一回事,制度和实践又是一回事。马克思指出,封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这种“专制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这种专制制度的“原则就是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世界完全沦为“庸人的世界”,“政治动物的世界”。②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原则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事实。专制制度下的人决不是人格平等、个性自由的人,而是等级分明、人格依附、个性泯灭的人。所以,封建社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

“自由个性”摆脱了物的奴役、资本的奴役,是对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抽象人本主义价值观的扬弃。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丰富,但理论的丰富并不等于理论的成熟。尽管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从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为人们描绘了一幅令世人向往的理想社会蓝图,试图经由资本开辟道路、资产阶级主宰社会的前提下实现全体公民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人道主义追求。但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所谓个人自由,归根结底只是少数人即有产者的自由,资本逻辑是唯一的主导力量,资本是唯一的主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人的物化与物的人格化,强制性分工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化,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加剧了人的生存环境危机,工具理性的膨胀带来了精神家园的失落,物的膨胀导致了人生意义的单一化,社会的全面发展牺牲了个人的丰富个性,资本的僭越导致了一切人本价值的虚伪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表面上是独立的、自由的,但无往而不在物的统治、资本的枷锁之中。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以来的几百年间,尽管以人为本的实现程度比前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距离“自由个性”的理想社会还很遥远。爱因斯坦在历数了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若干弊端之后说:“我相信,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消灭这种邪恶的灾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65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9、57 页。

祸,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①

“自由个性”摆脱了人本实践的局限性,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以人为本”的现实状况的超越。众所周知,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诞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诞生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这些国家还不具备马克思所描述的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历史前提。具体来说,这些东方国家并不具备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基本上还处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发展水平上,其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人为本”无论是在范围、程度,还是在层次、水平等方面都是有局限的,是很不完善的,尽管以“自由个性”为前进的方向,但依然任重而道远。比如中国,社会依然处于“物的依赖性”阶段而非“自由个性”阶段,财富依然表现为“物的丰富”而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身”,劳动依然是“谋生的手段”而非“生活的第一需要”,产品依然实现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而非按需分配,资本依然无法超越而不得不服从资本的逻辑,人依然受制于强制性的分工而无法自由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才能,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还远未进入马克思设想的理想的人本社会。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以人为本”进行了展望:“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②相较于不完美的现实,“自由个性”的理想状态还在远方,但我们已经行走在正确的路上。现实中“以人为本”的每一次推进,都是向着理想的人本社会挺进,都将为最终实现“自由个性”开辟道路。

“自由个性”的实现意味着以人为本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全人类的普遍解放,意味着完全意义的人本社会得以降临,意味着“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的开启。“自由个性”,从时间向度来说,是指向遥远未来的,它具有最高的完满性,“所标示的是人的个性发展的最高境界”,③是“以人为本”的理想社会形式。人类社会只有进入了“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才能实现“自由个性”,在此之前的每一历史阶段上,“以人为本”的实现程度总是有残缺的,总是不完美的。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向着“自由个性”迈进的过程。到那时,人既摆脱了人身依附,又摆脱物的奴役,任何个人都不必拘束于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任何部门内自由发展;到那时,“迫使个人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体之间的对立不复存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才能;到那时,劳动不再是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是上升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到那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④ 一句话,“自由个性”的实现意味着人本价值的完满实现,这是迄今为止人们所能设想的最美好的社会。

四、作为一种生存体验,“自由个性”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界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他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⑤人作为人的理想的生存体验,就是摆脱一切外在的奴役,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实现自由自觉的活动。

在原始社会,人是自由自觉的。但是,人对自由的生存体验是原始的、肤浅的,自由归根结底是

① 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社会主义”?》,《每月评论》(美国)1949 年第 1 期。转引自《光明日报》1991 年 7 月 7 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85 页。
③ 汪信砚:《汪信砚论文选》,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30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98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6 页。

本能的自由,而不是思想的自由、实践的自由。马克思指出:“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①但是,在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其落后,不足以支撑人走出纯粹动物式的生存状态;人的认识能力极其有限,不足以支撑其摆脱盲目必然性的支配而获得自由;人的实践能力极其低下,既无法驾驭自然,也无法驾驭社会,不足以支撑其通过改造客观世界以获得自由。在这一阶段,人的劳动只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人的活动服从于本能的支配,人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高度自由的人。所以,这时期,人尽管尚未遭遇权力和资本的奴役,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②。

进入私有制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丧失了自由自觉的本性,沦为异化受动的人。与之相适应,人的生存体验是一种“异化”的体验,物的世界的全面发展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人的尊严遭遇到了资本的扭曲。近代以来,资本、金钱的魔力发挥到了极致,它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寡妇重做新娘,父子化为水火,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商人攫取权力,资本统治人间。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道,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③。今天,这种极端恶劣的生存体验也许有了很大改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更谈不上终结。在这种“非人”的生存状态之中,自由是资本的专利,而不是人的本质。人的能力由资本赋予,人的价值由资本衡量,人的地位由资本决定,人的活动受资本逻辑的宰制,人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的社会关系的投射。一句话,人只有在服从资本主宰的前提下才是“自由”的。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④相比于原始社会的虚空化状态,这种“非人”的生存状态让人产生了“充实”的错觉。然而,这不过是物质上的充实,这种充实以精神上的虚空为代价。因为,人唯有通过占有物,才能感受到自身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相比于自由自觉的本真状态,这种“非人”的生存状态极度地贬低人。

在未来理想社会,每个人都能真正占有自己的本质,实现诗意的栖居和优雅的生存,这是一种理想的生存体验。在那个时候,人摆脱了自发性的主宰,摆脱了外在的剥削和压迫,摆脱了物的力量的奴役,成为自由自觉的存在,成为真正的个人。也就是说,到那时,人摆脱了自然的奴役、权力的奴役、资本的奴役,清除了一切阻碍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桎梏,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历史的主人,实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真正和解,实现全人类的完全解放,过上真正属于人的优雅生活;到那时,人从动物性或本能性的生存体验中走出来,真正进入人的生存状态之中,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复归,成为自由自觉的人;到那时,劳动上升为生活的乐趣,分工为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工作成为人们体验美好生活的重要场所,社会“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⑤在未来社会,人的生存体验是完满的、幸福的,是自由的、自觉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535—53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56—5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5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4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70 页。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①

五、人类社会行走在通往“自由个性”的途中

人类通往“自由个性”是一条漫长的路,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自由个性”开辟道路,社会主义是通往“自由个性”的必经阶段,“自由个性”的实现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人类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出发阵地。

(一)“自由个性”的实现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人类走向“自由个性”是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自由个性”终将实现,这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大逻辑,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既不会因为资产阶级的百般阻挠而姗姗来迟,也不会因为无产阶级的殷殷期盼而蓦然驾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横跨五个世纪,历经几百年的狂飙,目前已经进入了衰退期,但是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自由个性”的社会形态,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目标,“自由个性”的实现是理想引导现实和现实趋向理想的统一,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自由个性”作为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完满状态,它不是既成的历史结果,而是有待实现的美好理想。理想之为理想而不同于空想和幻想的地方就在于它与现实之间保持着合理的张力,它们之间隔着的不是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而是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阶梯。“正因为有了‘未来’这个向度,人的生活才有了意义和追求。”②“自由个性”的崇高理想虽然在远方,但只要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另一方面,现实之所以叫现实,当然是不理想的,否则便不需要发展了;但是它既然能成为前进的起点,它就必然包含理想性于自身之中,否则它就不能在实践中走向理想。今天,现实还没有到达“自由个性”的彼岸,但社会中已经包含了“自由个性”即共产主义的因素,随着实践的发展,这种共产主义因素只会愈来愈多、愈发鲜明,最终累积起实现“自由个性”的巨大能量,完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动人心弦的惊险一跃。

(二)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自由个性”创造条件

马克思指出,“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③ 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资本主义的前方是人类社会的第三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人类社会进入“第三个阶段”创造了条件。

其一,物质条件。“自由个性”的发展阶段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设想到的最高级的阶段,这一阶段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这种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实现“自由个性”的物质条件。

其二,革命条件。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无法调和的对抗性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随着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89 页。

② 陈曙光:《直面生活本身: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8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5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92 页。

其三,主体条件。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资本的全球扩张,在世界范围内造就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为“自由个性”的实现培养了开创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终将汇聚起实现“自由个性”的磅礴力量。

(三)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走向“自由个性”的必经阶段

100 年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此,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正式出场,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共存”的新时代。与未来理想社会相比,社会主义社会显然还是一个处于生成中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社会。但它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走向“自由个性”的必经阶段。

现在有人质疑,曾经风光无限的社会主义阵容早已瓦解,烟消云散;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作为与共产主义的原则相距甚远,“自由个性”的前景究竟在何方? 其实,“他们不知道,‘苏东’剧变不是马克思‘惹的祸’,不是因为坚持了共产主义原则,而是因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不知道,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他们不知道,苏东剧变不过是国际共运途中的一个‘踉跄’,社会主义事业的暂时受挫不等于历史的终结;他们不知道,有波峰,有低谷,波浪式前进,正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性现象”。①

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是走向“自由个性”的一大步。经过 60 多年的风雨兼程,我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已经推进到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建成小康,实施精准扶贫,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等等,这些都是在社会主义的母体中植入共产主义的因子。我们致力于完成现阶段的历史任务,正是为了向着未来的理想社会挺进,为了给“自由个性”的最终实现积蓄能量、开辟道路。共产主义再难,“自由个性”阶段再远,只要不犯颠覆性、方向性的错误,就会不断接近。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枝独秀,中国奇迹震撼全球,中国正健步行走在重回世界之巅的途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走向共产主义、实现“自由个性”的必由之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道路自信。

(四)“自由个性”的实现不是历史的终结

“自由个性”的实现,意味着人类社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历史不会终结。一方面,“自由个性”是比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它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它没有终结历史的未来发展,历史不会止步于“自由个性”,因而也不构成历史的终结。相反,“自由个性”的实现是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是人类社会再攀高峰的出发阵地。另一方面,“自由个性”标志着个人发展的完满形态,是对“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的双重超越,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但这并不代表人的发展就此止步,每个人都只需要坐享其成;也不意味着人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顶峰,发展的全面度和自由度已经达到了极限,失去了向上提升、向外扩展的任何可能性和空间。

如果“自由个性”的实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人的发展空间的封闭,意味着社会进步的凝固,意味着自由发展、全面发展的极限,那绝不是人类的幸运,不是人类社会追求“自由个性”的初衷,也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从方法论上来说,共产主义终结论既不符合历史唯物论,也是违背历史辩证法,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自由个性”的实现不会终结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相反,它展现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辉煌前景和无限可能性。在“自由个性”的目的地,便是人类社会向着未来进发的新起点。

① 参见陈曙光:《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什么时候都不能丢》,《光明日报》2016 年 3 月 17 日。

On Marx's View of "Free Personality"

Chen Shuguang, Yang Jie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Free personality"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Marx's philosophy. Marx's thought of "free personality" has abundant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As a state of human development, "free personality" is a double transcendence to "dependency on humankind" and "dependency on materials", which is the ideal state of human development. As a social form, "free personality" is the advanced stage of communism, which is the community of freemen. As a concept of value, "free personality" is the ideal state of freedom, which is the highest realm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completed form of "people-centered idea". And as a living experience, "free personality" is the real possession of human nature, which is the perfect experience of freedom and self-consciousness. The realization of "free personality" is a natural and historical process. And human society is just on the way to "free personality".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has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free personality". And socialist society is the necessary stage for humankind to move towards "free personality". The realization of "free personality" will not termina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human history will not come to a stop at "free personality". The destination of "freedom personality" will be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humankind to steer into the further future.

Key words: Marx's hominology, free personality,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every individual

(责任编辑　刘曙光)